

做“1+X”的陪伴者

严弘佳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DOI:10.12238/er.v4i4.3811

[摘要]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层出不穷,而这也引发了教育工作者和父母的普遍焦虑。教育的因时而变固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从思维上转变教育观念往往是变革路上最坚实的第一步。“1+X”的教育思维模式就很好地顺应了时代变化的大潮,能够让教育工作者和父母深刻感知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对学校及家庭树立养心立德的科学教育观念大有裨益。

[关键词] 后工业时代; 教育焦虑; “1+X”; 养心立德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考,但孩子只有分数,恐怕也赢不了未来的大考……好的教育就应该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以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赢得未来的幸福。”¹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这番对“教育的本质”的独到见解引发了社会热议。唐校长的言论不仅反映了当前教育存在的“唯分数论”误区,也折射出他对教育本质鞭辟入里的思考。而这也令我不禁想到了一些不断被提及的教育热词,如“终身学习者”,“以能力为导向的学习”,“问题解决者”等等……这些热词似乎都在传递一种信号:随着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经济转型和科技发展,教育也亟需重塑,以便最大程度地帮助下一代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而在这种的信号背后,其实也暗含着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焦虑,即在后工业时代,教育应该怎么重塑。

1 后工业时代的教育焦虑

2021年1月美国知名智库麦肯锡研究院(MGI)也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的技能转型:推动全球规模最大的劳动者队伍成为终身学习者》的报告,其中明确指出:“中国30多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培养了一支以适应工业经济发展需要为导向的劳动力队伍。而如今的挑战转变为推动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型。”²报告数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可能有多达2.2亿劳动者(占劳动力总数的30%)

需要变更职业。³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全球可能有多达1/3的职业和技能变更将发生在中国,数以百万的中国人需要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不断重塑自我,甚至有一大部分人需要跳出舒适圈进入另外一个职业赛道。面对后工业时代如此庞大的知识需求,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不言而喻。

正如“后工业时代”概念提出者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ale)所言:“在后工业社会,教育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是满足社会对知识快速增长的需求。”⁴当今中国庞大的知识需求给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是根本性的,是未来教育发展导向的风向标。也正是因为其根本性,它所引发的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广泛性。例如,2018年智课教育联合新浪教育发布了《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的显示:68%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感到“比较焦虑”“非常焦虑”,整体教育焦虑指数为67点,处于比较焦虑状态。⁵家长的教育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引爆了当今教育市场的狂热。

从表面上看,教育产业似乎方兴未艾,正处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隐藏在产业繁荣下的,却是质与量的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学校或培训机构的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始终未能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长此以往,教育产业不仅不能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更不能有效应对后工业时代日益增长的知识需求。而这也是

教育工作者焦虑的主要来源之一。诚然,要解决教育产业不平衡、不协调发展问题是长远的,需要统筹多方力量共同改善,但从认知上对教育观念进行初步转变,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基于我对当前教育发展的认知,培养终身学习者已经成为了未来教育的最基本方向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未来的世界在逐渐“变软”,即对于知识本身的需求趋于平缓,但对于认知能力(如批判思维,创新能力等),社会和情感沟通能力,以及数据分析能力的需求呈指数上升态势。只有意识到了这一点,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在后工业时代的教育焦虑才有缓解的可能性。

2 “1+X”范式

那么,在这样一个教育需求日益膨胀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孩子的思维方式“逐渐趋向总体的、灵活的、模糊的、多元的、发散的、自由的、复杂的、联想的,而且允许多重交错的”⁶的后工业时代,作为父母和教育者的我们,该如何应对教育焦虑,做到因时而变?在我看来,答案就是“1+X”范式。

“1+X”范式是目前常见的教育手段之一,被认为“有助于凸显教育的个性化、有助于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⁷。其中的“1”是教育的参照与根基,“X”则是在“1”的基础上的外延与叠加。“1”的稳固离不开“X”的支持,而“X”的发展也离不开“1”的指引。二者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共同构建了一个合理、有机和科学的教学模式。在“1+X”的范式下,所有的教育活动都应以“1”为中心开展,以“X”为导向延伸。如果将教育比作人体的话,那么“1”就是骨架,而“X”就是血肉。因此,不管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教育观念转变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找准“1”和“X”的内涵。

基于我对“1+X”范式的深入思考,我认为对于学校教育来说,“1”是养心与立德,即育人,而“X”则是在“1”上面叠加的增项,是多学科、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而对于家长而言,“1”是父母对孩子最本质的期盼,而“X”则是让孩子具有竞争力,立足社会的学历文凭以及各种专业技能。

这样的“1+X”范式虽看似简单,但其简于形,繁于意。对于学校来说,养什么心,立什么德是需要高屋建瓴般的思考的。以德为例,学校要育的“既有个人品德,也有社会公德、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大德。”⁸而对家长来说,科学的期望“应以幼儿自我意识的作为逻辑起点,将幼儿的他明需要作为极上限”⁹,要把幼儿需要和家长期望看成是一对相互激励、动态生成的实体,以此实现幼儿家长期望的科学构建。

在了解了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1+X”范式内涵之后,仍有两个常见误区需要厘清:最优解和矛盾解决方法。在运筹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最优解。最优解并不是指所有分目标和总目标都达到的理想的解。事实上,受限于各种条件的客观不充分性,这样的解也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寻找最优解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采用妥协和舍弃的策略,以尽可能地去不断趋近预设的总目标。在坚守和妥协的过程中得出来的解,其实才是现实意义中的最优解,也是最令人满意的解。在探寻教育的“1+X”范式时,简单粗暴地将“1”和“X”合并求最优解是不可取的,因为在教育视界中,“最优解是相对的,并随时空和条件的变化而随时发生着变化”¹⁰。因此,我们应当以动态的视角看待“1+X”范式,并根据孩子的发展特点来定制和调整最适合他们的“1”和“X”。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任何过程如果有大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

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¹¹主要矛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这要求我们要重点把握“1+X”范式中的“1”。然而在实际教育过程中,我们往往忘记了区分矛盾的主次关系,对“1”的关注度不足,对“X”的关注过多,使得整个教育过程本末倒置,缺乏重点。

此外,我们总是期望能解决孩子过程中的所有矛盾,却忽略了矛盾是解决不完的这一客观事实。“1+X”的范式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也不是万能的。它的内涵是不断延伸发展的,随孩子的改变而改变,旨在不断适应孩子不断变化的身心特点。而且,与最优解的理论类似,“1+X”范式的作用是相对的,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孩子成长过程的所有矛盾。因此,我们应当以理性的视角看待“1+X”范式,以1为总抓手并接受“1+X”的有限作用性。

大道至简。其实不管是于教育,于学校,于父母,都需要先明白自己的那个“1”和“X”是什么,然后保持本心地坚守下去。不论面对的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教育“内卷”,亦或是教育焦虑,我们都需先弄明白,到底什么样的1和“X”才能让孩子能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终身学习者。

3 结论

当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知识大爆来临时,学校的“1”是养心与立德,我们做的教育是养心的教育,是培养他们的心,而这个心包含了好奇心,同理心,以及善心。相信只有具有了这样心力资本的孩子,在未来才会成为具有竞争力并且有社会使命感的公民。而父母的“1”则应该是陪伴孩子成为一个拥有健康体魄的温暖的人。父母的教育焦虑通常来自于对孩子的“X”——考试成绩,升学结果,竞赛得奖的过度关注,从而忽略了那本是基石的“1”。从本质上来说,孩子人生的底色是父母描摹的,温暖的传递是父母赋予的。

“1”是根本,“X”是选项。教育是慢的行业,育人是静待花开的耐心。当我们被教育焦虑席卷的时候,作为教育工

作者,作为父母,应该首先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的1是什么?”三世一切诸如来,靡不护念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愿在教育这场不可逆的旅行中,我们都能成为“1+X”的陪伴者。

【参考文献】

[1]慈鑫.学生只有分数赢不了未来[N].中国青年报,2021-3-9(04).

[2]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Reskilling China:Transforming the world's largest workforce into lifelong learners.Jan.12,2021.Available at: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china/reskilling-china-transforming-the-worlds-largest-workforce-into-lifelong-learners>. Accessed:Apr.20,2021.

[3]宋舸.做有智慧的陪伴者——浅谈父母陪伴孩子的艺术[J].教师,2018,(7):18.

[4]展立新.后工业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双重困境——解读丹尼尔·贝尔的世纪性预言[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14(2):176.

[5]智课教育.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A/OL].新浪教育.2018.09.16. <http://edu.sina.com.cn/zxx/2018-09-18/doc-ihkhfqs4070541.shtml>.

[6]程介明.教育问:后工业时代的学习与社会[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4):5-14.

[7]婁桂梅.从主题教学到课程整合——清华附小“1+X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实施[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67.

[8]陈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A/OL].人民网理论版,2021.6.23.<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6/23/c40538-31756778.html>.

[9]沈颖.科学构建幼儿家长期望的理性思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25(12):28-29.

[10]刘云生.论教育视界中的“最优化”[J].外国教育研究,2002,29(8):10-13.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严弘佳(1986--),女,汉族,四川简阳人,英国约克大学统计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国际预科学院副院长,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研究方向:国际教育,学前教育。